

《红楼梦》遇见越剧：传承经典 推陈出新

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国家一级导演孙虹江，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徐(玉兰)派”小生钱惠丽11月16日下午相聚复旦，分别从研究、改编、表演的维度探讨、解读《红楼梦》，畅谈当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邂逅越剧这一艺术形式，是怎样做到传承经典、推陈出新。

初冬的寒冷并未磨灭学子们的热忱，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们早早入座等候，期待着与老师们共赴这场精神盛宴。

“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走向自由的爱”

很多人谈及《红楼梦》，首先想到的还是宝黛的爱情。《红楼梦》结构复杂，规模宏大，贯穿始终的“线”中心线是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三人恋爱和婚姻的故事。三位与《红楼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师，却娓娓道出新意。

“《红楼梦》以宝黛的爱情为线索，但它相对于其他‘才子佳人’模式的小说，有一定的突破性和某种现代性。”骆玉明认为，宝黛感情悲剧描写与塑造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爱情与婚姻这两个古老命题关系的崭新看法。

“这是一种纯粹的、诗意的爱情，与婚姻没有任何关系。婚姻的对象可以被替代，但爱情不可以，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抹煞相爱之人的独特性。”宝黛的爱情建立在彼此相互试探、证明所形成确认的共同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而非“门当户对”的家族本位观念，这种自由恋爱在古代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叛逆性是他们爱情的基础。而这，在传统小说里根本没有。



的，因此叛逆性是他们爱情的基础。而这，在传统小说里根本没有。

中国古代文学中写“才子佳人”模式爱情故事的经典先有《西厢记》，后有《牡丹亭》，再后来是《红楼梦》。骆玉明表示，这三个作品汇聚在一起时，是中国古典文学对爱情的歌颂和追求的强烈表现。《红楼梦》里，爱情与婚姻的剥离，意味着人开始从封建社会的枷锁与藩篱中寻求解放，追寻生而为人的主体性之所在。“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走向自由的爱。保持生命的美好、理想与诗意，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除宝黛爱情外，《红楼梦》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都独树一帜。骆玉明以“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一书中令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为例，剖析《红楼梦》赞美女性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句话从六岁的贾宝玉口中说出，是一种不依赖于社会经验的神话表达，也是对作者态度的隐喻。

“男人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体的承担者，这一主体已经腐烂不堪，男人也必然像泥一样浑浊；而女人相对脱离封建社会的话语权中心，因此更多保留了人类美好、纯洁的品格。”骆玉明深刻精湛又不失风趣的解读，让《红楼梦》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飘荡全场，现场的气氛渐入佳境。

“《红楼梦》与越剧，互相成就”

孙虹江导演从改编的视角出发，讲述作为小说的《红楼梦》与越剧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碰撞出独特的生命力。“越剧的抒情性、美感，能很好地契合《红楼梦》这部富有人文情态的作品的完美。”越剧与《红楼梦》的相遇，是一场“互相成就”。

1958年，第一代越剧版《红楼梦》问世，首演即成开山立宗的经典。1978年电影上映，更是产生巨大影响力。

改编人员如何对原著线索、结构极其复杂的故事进行情节上的保留与取舍？孙虹江

回忆，当年主创团队反复阅读原文，寻找切入点，在1958年首演版四个半小时的基础上，修改精简到3个多小时的经典版、大剧院版以及11月20日将来校上演的精选版。

曹雪芹的《红楼梦》原稿，留存至今的只有前80回，想要改编《红楼梦》，必然要面临如何处理80回后剧情的问题，是采用高鹗续书版本，还是根据原著线索进行独创？

舞台上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是创作者心血的凝聚。87版电视剧《红楼梦》根据小说的预言、脂评里透露的信息，推导出80回后的剧情，故事跟高鹗续书的后世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越剧为何引用高鹗版的剧情做改编创作？孙虹江以“宝玉哭灵”这一越剧版本的经典片段为例，讲解改编创作的心路历程。“原著中没有‘宝玉哭灵’这场戏，但这个设计可以增加戏剧冲突，满足舞台表演的需求。这一改编，既增加了人物情感抒发的分量，也让观众更加贴近了解角色的心理与境遇。”

“《红楼梦》是我艺术生涯的主题曲”

“我学了多少年越剧，就唱了多少年的《红楼梦》。”作为越剧的徐派小生，钱惠丽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舞台上演绎“贾宝玉”，是出演越剧《红楼梦》次数最多的演员。等到艺术上日臻成熟后，也未曾离开过《红楼梦》这部戏。“它成为我艺术生涯的一首主题曲。”钱惠丽说。

“贾宝玉这个人物是徐老师的巅峰之作，我第一个要模仿的作品就是巅峰之作。”钱惠丽笑谈。从起步到现在，如何传承“贾宝玉”这个经典人物？“前期我摘了徐老师的‘果子’，老师怎么演，我就怎么演。演多了后，我发现这样远不够，就反复看小说‘补课’，听红学家的研讨会，从中汲取养分，去刻画角色。”钱惠丽说至今尚未读透《红楼梦》，但作为越剧演员，要以越剧特有的方式把人物传递给观众。

钱惠丽初次接触越剧就是电影版越剧《红楼梦》，那时她还不知道《红楼梦》有原著，但清楚地记得越剧版《红楼梦》是如何影响了一代人。“当时许多人宁可省下饭钱买票去看，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情感与诗情画意。”越剧对《红楼梦》的普及与推广，也深刻地影响钱惠丽日后的从业与舞台艺术。

讲座最后，11月20日将在学校上演的精选版越剧《红楼梦》的两位主演、上海越剧院三团青年演员俞果和陆志艳登场，表演越剧《红楼梦》中“宝黛初见”和“共读西厢”片段。钱惠丽从专业性角度给予指点。在声与形的交融中，讲座在欢快的气氛中走向了尾声。

实习记者 刘栩含
本报记者 章佩林
本报记者 汪桢仪摄

承办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

“典耀中华，传播文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交流活动11月6—11日在香港、澳门两地举行，这是我校首次作为承办单位参与展演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中华优秀经典诵读作品为载体，深化内地与港澳青少年语言文化交流，增强爱国精神，促进心灵契合，共同助力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取得圆满成功。

展演由序、“诗·隽永传”“情·越时空”“画·景多骄”“意·共相举”4个篇章构成，戏剧、朗诵、歌曲等艺术形式轮番登台。我校带来包括吟唱《越人歌》、歌颂世代楷模钟扬的《种子天堂》话剧片段在内的6个节目，居本次展演活动之最。我校选派经典豫剧选段《穆桂英

挂帅》压轴大戏后，展演在《我和我的祖国》大合唱中落幕。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复旦大学)澳门伙伴基地”揭牌仪式11月9日下午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这是中国境外首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伙伴基地。基地揭牌为复旦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在中华语言文化研究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双方将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和研究课题进行互相交流和探讨，并不定期开展优势学科校级或院所级合作。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鞭策激励下，在“意诚格物”的精神感召下，两校共同参与的“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定会在语言文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复旦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也必将继续竭诚合作、协同创新。文/段瑞环

北方社：承载着对相声的热爱



一张小桌一把椅，一壶香茶慢慢品，相声的魅力就从那茶香中慢慢溢出来了。创始于2011年的北方社是目前校内唯一的相声社团，现有社员200多人，演员100多人。

“虽然叫北方社，但社里南方同学可不少。”北方社最初是北方老乡的同乡会，后来以相声会友，逐渐演变为相声社团。社团内设有演员组、团建组和氛围组(也就是相声迷)，为社员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

新任社长是2022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汤雨昕。“小时候看湖南台《奇志大兵》相声节目，一下就触动了，语言的表达与倾听让我放松，也让我有所思考，我非常享受听相声的时光。”第一眼看到北方社的招新横幅时，她便产生了向往之情。

北方社标语是“零基础 无公式 没负担 纯欢乐”，北方社不以相声技能为门槛，欢迎每一个对相声感兴趣的同学加入。汤雨昕认为在社团收获的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松弛感”，这里只有大家对相声纯粹的热爱。

对北方社的演员们来说，舞台承载着对相声的热爱。相声演出要提前一个月确定节目，然后形成初稿并开始排练和改编。排练中需要频率较高的背词，再经过不断改进，在演出前

一周左右脱稿。

2021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梁祖宁来自相声文化浓厚的天津，现任北方社总教习。北方社在每周五晚上开展活动，他负责介绍相声的基本知识，另外也监督专场节目的部分排练。

北方社不仅是了解相声文化的平台，也提供遇到志同道合好友的机会。社员们相互鼓励，相互温暖，给予着彼此有趣又珍贵的回忆。2023级中文系本科生赵玉男在学校迎新晚会惊喜地看到相声节目后，发现还有北方社这个“宝藏”社团。来自山东的她入社后，收获了相声审美和专业知识，也越来越觉得“来到北方社就像回家一样”。这也正是北方社传承的初心之一。

文/严静雯 张晓璐